

■ 短篇童话



蜗牛骑士 布拉吉

□慈 琪

我把那只布蜗牛从红屋手工艺品店带回家的时候，本来没想拿它做什么用处的。一只手掌大的、壳和躯体都是用织布和珍珠棉填充而成的蜗牛，除了装饰书架，还能做什么用？

我将蜗牛横着搁在第二层隔板上，它的旁边是一本《讲故事的人》和一套彩图版的《小兔彼得》。这些鲜艳温暖的颜色与褐壳粉肤的蜗牛搭配在一起，显得很好看。

突然，蜗牛发出了不满的声音，它扭过长长的颈子，用一种充满黏液似的腔调对我说：“喂，让我离开这些幼稚的故事！”

我愣了一下，问：“那你喜欢什么书？”

蜗牛伸长了脖子，缓缓地上下左右扫视着整排书架。

“你这里，为什么没有骑士小说？”它终于再次开口了，慢慢地说。

我耸耸肩：“哦，你不觉得骑士故事很幼稚吗？一些个人英雄主义的家伙们四处游荡打架，英雄救美……”

没想到，这几句话引起了小蜗牛强烈的怒火：

“你，侮辱了骑士精神，我要以蜗牛骑士布拉吉的名义，向你提出决斗！”

“不垃圾？”鹦鹉小巫啦啦啦飞到书房里，蹲在栖架上打量它，“看起来挺垃圾的——简直不堪一击。”

这下，被蜗牛冒火的四根触角指定的挑战者不止我一个了。

“还有你，花鸟！”

小巫也被激怒了。

“放尊重点。”它喳喳地哼了一声，“我是金刚鹦鹉！”

两场决斗定在第二天早上举行，小巫先上。我曾提议它在不同的时间和我们决斗，以免连比两场体力不支，但它骄傲地拒绝了：

“真正的骑士从不怕劳累——骑士守则第248条。”

我只好妥协了。虽然觉得这样对它有点不公平，但从理论上来说，即使是小巫，这只蜗牛应该也是打不过的，第二场决斗……应该永远没有机会开始了吧。

在我走出书房之前，蜗牛布拉吉叫住了我，依然是不紧不慢的腔调：

“喂，我说，难道不应该为骑士配备一把好剑吗？还是你打算让我们赤手空拳地决斗？”

“剑？”我再次愣住。从不看骑士小说的我自然不知道有这么些规矩，再说，从小到大我连玩具剑都没摸过呢。再退一步讲，就算我有剑，哪有适合这只蜗牛大小的剑呢？作为一只鹦鹉，不会使剑的小巫又怎么办？

“那只花鸟的爪子可以充当剑了。”布拉吉坚定地说，“而我，需要——”

它的触角指了指书桌。正在伸着桌腿偷听的书桌吓了一跳，“刷”地一下站好。不过布拉吉指的不是它，而是桌上的针线盒。

“把5号针给我。”它指指点点地说，我满足了它的要求。不一会儿，它就用触角卷着闪闪发光的针挥舞了起来。

“很好。”它满意地说，同时将针尖猛地向前一刺。

我不禁打了个寒战，回卧室休息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。

“先规定胜负处罚。”蜗牛骑士

仿佛很熟悉这些规则，“赛前讲定，赛后任何人不得毁约——骑士守则第249条。花鸟，我的条件是，如果你输了，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，我想到哪里去，你必须赶来将我驮去目的地。”

这个条件真好，蜗牛的行动力不强，凭这一点，它简直可以算是彻底自由了。

“如果你输了，怎么办？”小巫昂首挺胸地站在地板上，问对面慢腾腾的蜗牛骑士。

“我将允许你成为我光荣的坐骑。”蜗牛很狡猾地说，只是可怜的小巫并没有察觉出问题。

“成交！”

“这只傻鸟……”我偷偷感慨了一句，接着就看到决斗开始了。

比赛过程很简单，不出三分钟，小巫已经把布拉吉抓到空中晃悠了。

“擅自动用空军能力作战，不公平……”布拉吉有气无力地说，触角还紧紧缠着针。

正在小巫得意忘形之时，蜗牛轻轻说了一句：

“现在是我们履行约定的时候了——你得驮我到任何地方去。”

小巫张着它弯弯的小尖嘴，呆住了。它这才想明白之前约定的可笑。

“我反悔了！”它怒气冲冲地喳喳叫道。但是这只说话缓慢的蜗牛再次压制了它：

“如果一方不守约定，裁判将以至高骑士的名义将其处以极刑——骑士守则第250条。”

小巫不吭声了。而我，这一场决斗的裁判，自然不好意思不秉公执法：

“罢了，小巫，你就当它的坐骑吧。反正布蜗牛也不重。”

“请叫我蜗牛骑士布拉吉。”蜗牛义正词严地对我强调道，然后，它转向小巫，“为了骑士的清白名誉，我的对手，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：从一开始我就在布置这个圈套了。我动用了一点小聪明，耍了一点小花招，这才让你成为我的坐骑。请原谅我的行为，因为我的动机是高尚的。”

“什么动机？”

蜗牛轻轻叹了口气：

“在店里的时候，我的对面是一位骑士——真正的骑士，铁做的，站在一个高贵的底座上。但他根本不能动，因为他的靴子和底座是连在一起的。他教会我一切骑士应该掌握的知识，可他总说，没有经过历练的骑士不是好骑士。这也是他的遗憾。所以我发誓会实现他的愿望，在这个国家里成为一名光荣的骑士，惩恶除强！”

“很好，很感人。我支持你。”我真诚地对它说。只是我不忍心告诉它，它眼中的这个国家，只是一座小小的城市而已，并且没有什么恶霸——就算是有，小小的持针骑士布拉吉也根本不可能打得过。瞧它和小巫的战斗就知道了。

但有理想还是好的，人不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活的吗？

我钻进储藏室，从里面找出一本灰尘满身的《堂吉珂德》来，清理干净放在了书架上。这本严格意义上来讲算不上骑士小说的故事书，以后就是蜗牛骑士的睡榻了。

希望它像堂吉珂德那样越挫越勇，并在这个世界上始终保持着它的小聪明和幸运。

（插图：吴臣）

我养“小樱桃”

□陈子墨

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兔子。喜欢它们敏捷生动可爱娇柔的样子。兔子不像狗那样凶,爱乱叫乱扑,也不像小鸟那样唧唧喳喳说个不停,一不高兴就飞得无影无踪。兔子很乖很老实,可是又不会痴呆无神,它的眼睛也会说话呢。

在我的多次纠缠和撒娇下,妈妈终于答应帮我买了只兔子。天啊,兔子成为我家一员的那天,我简直变成了啰嗦不停的小鸟,差一点就兴奋地在尾巴上写上“我家养小兔子了”的条幅飞到天空卖广告去了……那只小兔子也真是完美,它是雪白色的,身上的毛不短不长,不软不硬,蓬松而柔韧,仿佛是恒温的草毯子,手摸上去就不舍得放下来。眼睛红红的,机灵地转动着,像清澈的湖水里游动的锦鲤鱼,还闪着怯生生的光芒。不过看到我那么友善,它很快就安静下来,似乎把我当成知心朋友,眼神跟着我游来游去呢。它的尾巴短得像个小绒团粘在屁股上,随着情绪的波动,还忽闪忽闪呢,可爱极了！我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“小樱桃”。

小樱桃开始的时候跟我很陌生,可是几天下来,它就被我的友情打动,跟我很好了,我很喜欢它。它整天在房子里跑来跑去,可开心了。

小樱桃也有生气的时候,它也会独自去忧伤,躲藏到角落里生闷气。每当看到它孤独苦恼的样子,我就会心疼地抚摸它,就像妈妈抚慰我一样。我跟它说,我有在呢,别一个人承担,让我们分享快乐和痛苦,1+1等于2,快乐加快乐等于两份快乐,1-1等于

0,悲伤减去悲伤等于零,知道吗？它仿佛听懂了似的,偎在我怀里,又仿佛在认错,那态度,比我容易说服教育呢,有时我就会告诉妈妈,说我要向小樱桃学习呢,学习它善于放下苦恼的速度和智慧,妈妈说,就凭这话,我养小樱桃,太值了！

转眼,我养它已经近一年了。小樱桃已经占领了我的娱乐时空。因为它比任何玩具都有鲜活的灵活性和温暖,经常给我带来无法预计的快乐和生趣。小樱桃,简直像我的妹妹一样！

可是,好景不长,我的小樱桃在阳台玩的时候,不小心掉了下去。我发现后马上跑下去,我抱起它的时候它已经没气了。我都没有勇气再看它的样子了,大声哭了出来,直哭得眼睛都肿了。

我说什么都舍不得扔掉小樱桃。妈妈说,小樱桃去天堂了,我们不能阻挡它,它会在那个遥远的地方,看着我健康长大……这样的话,天堂的小樱桃也会健康开心呢……

我哭了,也笑了,为了和小樱桃的约定。我和妈妈,小心地掘了坟坑,把小樱桃像花瓣一样埋进了泥土。我想,躺在大地母亲的怀抱,小樱桃不会哭的,也不会冷的,更不会怕黑的,而且,还有我注视的目光照耀着它呢。

它的心跳,也像无声的鼓乐,敲着我的心。小樱桃,我会想着你的,你也在看着我,是吗？

可爱的小樱桃,记着,你的墨姐姐数着你的生日,你今年,5岁了,比我小5岁。

（番禺德兴小学 四年级二班）

■ 影像中的儿童

透明的笑

叶 梦 图/文

2007年12月1日上午,在印度孟买天文馆,与参观的小学生不期而遇。我的镜头收获的全都是笑。她们笑得那么透明那么开心！笑,不需要翻译即可以感染世界。



今天,上第三节课铃声响过后,走进来的不是身材矮小的丫丫老师,而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老师。

大家奇怪地看着这个陌生的老师,不知是怎么回事,还真的有点儿害怕他。

“听我哥哥说,他的班主任是男老师,凶起来的样子,没有不怕的。”属鼠灰悄悄地对属鼠蓝说。

“嘘！”属鼠蓝提醒属鼠灰,别让老师听到。

“我是夏老师,你们自然课老师有事,我来代她上课。”

夏老师在黑板上挂上一张大挂图,贴了很多卡片,上面的蔬菜和水果画得好馋人啊！

“菜园和果园丰收了,我们来收获吧。这两个篮子,请两位同学到前面来,一个人收获蔬菜,一个人收获水果。”

属鼠灰见到那么多好吃的,手举得又快又高。夏老师就让他收获水果,又叫了属鼠白收获蔬菜。

“夏老师,属鼠白弄错了,她把我的圣女果收到她的篮子里了。”

属鼠白不服气:“它叫樱桃番茄,是蔬菜,就应该收到蔬菜篮子里嘛。”

“它叫圣女果,根本不是蔬菜。我妈妈就在卖水果的地方买的。”属鼠灰对夏老师说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一看就是爱动脑筋的孩子。”

受到夏老师的表扬,属鼠灰激动得脸通红:“老师,我叫属鼠灰,她叫属鼠白,就是脸蛋白白净净的白。”

夏老师微笑地点点头:“属鼠灰说它叫圣女果,属鼠白说它叫樱桃番茄,你们说的都对。它还叫珍珠果,也是西红柿的一个品种。在饭后上的果盘里,它就是水果。用它做鸡蛋汤,那就是蔬菜。”

“哦,我知道了,就好比我妈妈买个盆,她放到厨房就是洗菜盆,放到卫生间就成了洗脸盆了。对不对,夏老师?”属鼠灰提高嗓门说。

“对！非常对！你的比喻很恰当。有的东西就是这样,一会儿可以是这个,一会儿又可以是那个。”夏老师用大手摸着属鼠灰的头说。

属鼠灰觉得夏老师很亲切,一点儿都不吓人,说话还很有趣儿,就想和夏老师开开玩笑,也让夏老师一会儿是这个,一会儿是那个。

下课的时候,他跑过去问夏老师:“老师,您是不是姓夏呀?”

“是啊!”夏老师看着属鼠灰说。

“夏老师,您是不是叫‘夏天’呀?”

夏老师看看属鼠灰,愣了一下,马上说:“是

■ 书 摘

夏老师叫什么名字

□朱自强 左 伟

啊,我是叫夏天,会不今天怎么这么热呢。”

属鼠灰听夏老师这么回答,感到很开心。

第二次夏老师来上课,只要夏老师提问题,属鼠灰不管会还是不会,都要高高地举起手,为了能让夏老师注意到自己,嘴里还发出“嗯……嗯……”的声音。

下课时,属鼠灰又跑到夏老师跟前,很多同学也都围了过来。属鼠灰笑嘻嘻地问:“老师,您是不是姓夏?”

“没错,是姓夏。”

“您是不是叫‘下雨’?”

夏老师又把手放在属鼠灰的头上,笑着说:“我是叫下雨,一会儿下小雨,一会儿下大雨,有时还噼噼啪啪下冰雹呢!”

“噢！夏老师下冰雹了,快逃啊。”属鼠灰和同学们双手捂着头,嘻嘻哈哈地跑开了。

第三次夏老师来上课,下课铃刚一响,属鼠灰就已经跑到夏老师跟前了。

“夏老师,今天您叫夏什么,您保证猜不到。”

“属鼠灰,今天我叫夏什么啊?”

“叫……叫……”属鼠灰背着手假装使劲地想,突然,他从身后拿出一只青蛙,伸到夏老师的眼前,夏老师被吓得往后一跳。

“今天您叫‘吓一跳’!”属鼠灰说完,等待夏老师的反应。

夏老师还是微笑着,并且老老实实在地承认:“没错,我是‘吓一跳’!”

属鼠灰和同学们别提多开心了。属鼠灰心想,要是夏老师总是教我们该多好啊。

第四次夏老师来上课,快下课时,夏老师对大家说:

“同学们,今天,你们肯定猜不到夏老师叫什么。”夏老师停顿一下,说,“今天我叫‘下课’！因为你们的丫丫老师回来了,所以,我该下课了。不过,欢迎大家有事来找我。”

这时,下课铃声响了。夏老师笑着和大家摆摆手,然后就向教室外走去。

属鼠灰和大家都愣愣的,向走出去的夏老师摆着手。

属鼠灰看着夏老师的背影,心里一阵恋恋不舍。他突然想到,到现在,自己还不知道夏老师



《属鼠蓝和属鼠灰》插图

到底叫什么名字呢。

属鼠灰站起来,飞快地朝夏老师的背影追了过去。

家的感觉

今天是星期天。吃过午饭,妈妈说,她和爸爸要出门办事儿,让属鼠蓝一个人留在家。属鼠蓝说:“如果我想出去,找属鼠灰玩儿,该怎么办啊?”

爸爸想了想,把一串钥匙挂在属鼠蓝的脖子上,说:“儿子,你已经是大小伙子了,可以帮助我们照顾这个家了。”

妈妈点点头说:“哦,爸爸说得没错。”说完,把属鼠蓝脖子上的钥匙串又摘了下来,走到大门那儿,手把手地教属鼠蓝锁门、开门。

爸爸、妈妈走了,家里一下子变得很安静。属鼠蓝走进爸爸、妈妈的卧室。结婚大照片上,爸爸和妈妈甜蜜地朝着属鼠蓝在微笑。属鼠蓝像平日那样,伸出舌头,冲他们做了一个怪脸。

近来,邻居李阿姨说,属鼠蓝越长越像爸爸了。属鼠蓝仔细地看照片上的爸爸,心里想:

“将来,我也会成为爸爸这样的人吗?”

属鼠蓝拉开大衣柜,翻腾出爸爸的西装、领带和公文包。他穿上爸爸的西装,把领带系在脖子上,手提着公文包,到穿衣镜面前左瞧瞧,右照照。嗯?好像还缺点什么东西。哦,还没穿大皮鞋呢。属鼠蓝又从鞋柜里取出爸爸的皮鞋,吸拉在脚上,大摇大摆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

属鼠蓝折腾了一通,把爸爸的东西塞回衣柜,开始找吃的。他最爱吃巧克力豆,可是,妈妈每天只给他吃两粒,然后,就把糖盒子藏起来。属鼠蓝早就侦察出了妈妈藏巧克力的地方。他搬来一把椅子,踩上去,从橱柜最上层翻出了糖盒子。他剥开一粒,放进嘴里,又抓出一把,塞进口袋。可是,他想了想,只留下两粒,把其余的巧克力,又放回了糖盒子。

属鼠蓝从椅子上跳下来的时候,脖子上的钥匙哗啦一响,提醒了他。

“我有家门钥匙啦！属鼠灰还不知道呢。”

属鼠蓝走出去,关好了门,按照妈妈教的,嘴里数着“一圈,两圈,三圈”,把门锁好,跑去找属鼠灰了。

“属鼠灰,属鼠灰！”属鼠蓝把属鼠灰从家里喊出来,拎着胸前的钥匙,“啦啦啦啦”地摇晃着说:

“我爸爸妈妈不在家,可是,我有开门的钥匙。”

“你会开门吗?”

“那当然了。”

“走啊,到你家去玩儿吧。”

两人来到了属鼠蓝家门前。属鼠蓝把钥匙弄得哗啦哗啦乱响,鼓捣了一会儿,门被他打开了。属鼠灰刚要进去,却被属鼠蓝一把拦住了:“我爸爸说了,要我照顾这个家,所以,你不能进去。”

属鼠灰很吃惊,他不相信地看着属鼠蓝。见属鼠蓝的表情很认真,属鼠灰就有点儿急了,他央求属鼠蓝:“让我进去玩玩吧！在你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的時候,我从来没进去过呢!”

“那也不行!”

“可是,你忘了吗?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!”

听属鼠灰这样说,属鼠蓝点点头,说:“嗯,那好吧。现在是我管这个家,我想让谁进,谁就可以进去。”

属鼠灰一跑进屋子,就觉得眼睛、手都不够用了,好奇地摆弄摆弄这个,摆弄摆弄那个。有大人在这,这些东西他可能不能随便乱动的。

属鼠灰从玻璃柜子里拿出一个木头套娃,这是他一直都惦记要玩的东西。木头套娃真奇妙,属鼠蓝拿给他看过,一个娃娃套着另一个娃娃,

一个比一个小,最小的只有拇指大。

属鼠灰一个一个往外拿,好像这些娃娃都是自己变出来的。他正玩得起劲儿,属鼠蓝来拉他了。

“走吧,我要锁门啦!”

“啊?我还没玩够呢!”属鼠灰不情愿地说。

“可是,我要锁门啦!”

“等我拿出拇指娃娃好不好?”

“好吧,就再给你一分钟。”

属鼠蓝一直看着属鼠灰,把最小的拇指娃娃拿出来,又一个一个都放了回去,就说一分钟到了。

两个人出了门,属鼠蓝有些夸张地关上门,啦啦啦啦地锁门。属鼠灰目不转睛地看着,羡慕极了。

属鼠蓝和属鼠灰在楼下玩了一会儿,他突然很想知道,一个人开门回家是什么感觉。

“属鼠灰,我得回家了。不然,我爸爸妈妈回来,就进不去了。”他说了声“再见”,就跑了。

属鼠灰一个人又被冷落在那里。他奇怪地嘟囔着:“怎么搞的,今天,属鼠蓝好像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”

属鼠蓝打开家门,站在门厅那儿。他感觉好像随时都会从厨房传来妈妈亲切的声音:“属鼠蓝,你回来了!”

可是,什么声音都没有。

属鼠蓝玩了一会儿玩具,看了一会儿图画书,爸爸、妈妈还没有回来。

天渐渐黑了下来,属鼠蓝也饿了。每天的这个时候,厨房里就开始飘出各种香味儿了。他来到厨房,厨房很昏暗,看不到平日灯光明亮、锅盆乱响的热闹情景。属鼠蓝借着阳台窗户透进来的微弱光线,看到安静的炉台,他的心里空荡荡的。

他转身跑回客厅,站在小板凳上,打开了厅里的灯。隔一会儿,他就要扒着门镜往外看。

爸爸和妈妈为什么还不回来?

墙上的石英钟“滴答、滴答”走着,声音越来越响,好像整个房间都是“滴答、滴答”的响声。

属鼠蓝来到鞋柜前,拿出爸爸妈妈的拖鞋,整齐地摆放在门边。他站起来,看了一下,又蹲下身去,把拖鞋的鞋头转向自己。

属鼠蓝又回到沙发上坐下。现在,他要专心地等爸爸和妈妈回来。

那天晚上,爸爸妈妈回家的时候,属鼠蓝靠在沙发上,已经睡着了。他的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串钥匙。

（选自《属鼠蓝和属鼠灰》,朱自强、左伟著,明天出版社2010年8月第2次印刷）